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　木

謄録舉人臣曹勲祖

蜀中廣記卷四十三

明 曹學佺 撰

人物記第三

川南道

周

尹吉甫江陽人仕為卿士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内侵逼近京邑王

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宣王所以勵精圖治修文武之舊業諸侯復宗周者吉甫匡正調護之力也後宣王倦勤頗疏黄髪命仲山甫城齊意在遠之吉甫作蒸民之詩以送其行見大雅

伯奇者吉甫之子有賢行性至孝幼而失母繼母妬之譖于吉甫吉甫大怒欲殺伯奇裸其衣冠而逐之於是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楟花而食朝而履霜自傷無罪見

遂乃援琴而歌履霜之操曲終投河而死其屍逆流上至嚴道九折坂之曲於是土人哀之相與葬於其處而祠祀焉後吉甫知其寃乃築思子之臺而出其後妻

西漢

林閭字公儒臨邛人善古學古者天子有輶車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惟閭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内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楊雄聞而師之

因作方言闡隱遯世莫聞也

陳立字少遷臨邛人成帝時牂牁有亂王鳳薦立為太守克平禍亂徙巴郡又徙天水皆為天下最帝賜黃金四十斤入為左衛護軍

楊𢉖字翁君武陽人辟犍為功曹刺史王尊當之州移書諸郡不得遣迎惟犍為遣𢉖尊大怒𢉖前對曰使君不使奉迎謙也太守承迎敬也謙敬上下之節不可廢也尊乃悦請辟别駕舉茂才官至揚州刺史

趙敦字建侯武陽人初爲新都令三司及大將軍梁冀累辟終不詣而冀辟書不絶後冀自殺使者監守不使人弔問敦獨往吊祭訖自拘有司天子赦之

隗相字叔通僰道人事母至孝母欲飲江中正流相冬夏汲之一朝忽生横石於正流中時以爲孝感所致哀帝世察孝平帝世爲郎

吳順字叔和僰道人事母至孝赤烏巢其門甘露降其户察孝廉爲永昌太守

任永字君業犍為僰道人長歷數王莽時托目青盲公孫述據蜀累徵不詣子溺井中死見而不言婢淫于前而不怒及述平乃曰世適平目即明婢乃自殺光武徵之以年老不詣

朱遵字孝仲武陽人公孫述僭號遵為犍為郡功曹領軍拒戰於六水門衆小不敵乃埋車輪絆馬必死為述所殺光武嘉之追贈復漢將軍郡縣為立祠

費貽字奉君南安人也公孫述時漆身為厲佯狂避世

述破為合浦守蜀中歌之曰節義至仁費奉君不仕亂世不避惡名修身於蜀紀名亦足後世爲大族

趙松字君橋武陽人爲童子數咨問費貽貽當公孫述時陽狂避世松容與周旋終不露之述平舉茂才爲上黨太守

李磬字文寺嚴道人也為長章表主簿旄牛夷叛入攻縣表倉卒走鋒刃交至磬傾身扞表謂賊曰乞殺我活我君賊乃殺之表得免太守嘉之圖象府庭

東漢

張晧字叔明武陽人六世祖良高帝時封留侯晧少游學京師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隲府五遷至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為彭城相永寧元年徵拜廷尉晧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晧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搆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亂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

保傅九德之義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惡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

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塋地於河南縣子綱
張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歸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為理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

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顧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狥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

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書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内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遺郡

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禄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弃

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絶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釡中喘息須臾間矣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旣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

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蕒遏絶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病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黎庶之困

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績為郎中

楊渙字孟文武陽人也以清秀博歷臺郎相稍遷尚書中郎司隸校尉甚有嘉聲美稱

陽姬武陽人生自寒微父坐事閉獄是時楊渙為尚書郎告歸郡縣敬重之姬為處女乃遮道扣渙馬訟父罪言辭慷慨涕泣渙異之為告郡縣出其父因為子文方聘之後文方為漢中太守以趙宣為賢將察孝廉函封

未定病卒姬秘不發喪先遣孝廉上道乃發喪宣得進

姬之力也

孝女叔先雄者犍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為訣别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乃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曰

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于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象其形進揚武陽楊氏女大匠廣漢王堂長子博妻也博後母有母儀之德進揚則其教為行閨門雍穆牂柯太守李禕家亦假倸每不和歎恨徒富貴學問不及博家也

助陳臨卬陳氏女犍為楊鳳珪妻也鳳珪亡養遺生子守節兄弟必欲改嫁乃引刀割咽宗族駭之幾死遂全其義

周度𥚃道人也相登妻十九登亡中年令吳厚因人求之斷髮以誓志後人猶欲求之乃割其鼻養子早亡其妻在亦年十九遂俱守世感歎婦姑之貞專其節操也

曹敬姬南安人也周紀之妻十七出適十九紀亡遺生子元餘服闋父母以許孫賓詒母病迎還知之自投水人赴之氣已絶一日一夜乃蘇息送依紀弟居訓導元餘號為女學士年九十卒

黃帛𥚃道人張貞妻也貞受易於韓子方去家二十里

船覆死貞弟求喪經月不得帛乃自往沒處躬訪不得遂自投水中大小驚睨積十四日持夫手浮出時人為語曰符有先絡𧽿道帛求其夫天下無有其偶縣長韓子冉嘉之召帛子幸之為縣股肱

韓姜𧽿道人尹仲讓妻也二十讓亡服除資中董臺因從事王為表弟求姜不許臺門生左習王蘇以為姜可奪教姜家言母病迎還韓氏因逼成婚姜聞故自殺太守巴郡龔楊袁之殺習蘇以報姜死

謝姬南安人武陽儀成妻也成死以己年壯無子將substance

乃預作殯殮具毒藥須夫棺入墓捐棺吞藥而死遂同

塋縣以表郡郡言州州上尚書天子咨嗟下書每大赦

賜家帛四疋蜀穀二石

三國

伍梁字德山南安人也儒學雅尚州選迎牧諸葛為功

曹遷五官中郎將常璩贊曰德山躭學德以光時

楊洪字季休武陽人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為功曹嚴欲徙

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請退嚴復薦洪為蜀郡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乃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駐永安漢嘉太守黄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

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詣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勑曶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曶綽承洪言果生獲元建興元年賜爵關内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征漢中欲用張裔為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

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蜀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為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於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

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嘆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噫于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

六年卒官

費詩字公舉南安人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牂牁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

拜闕侯為前將軍侯聞黄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侯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禄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

耳侯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羣臣意欲推漢中王稱尊號
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簒位故乃羈旅萬里
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
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
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耶愚臣誠不為殿
下取也由是忤旨左遷部永昌從事建興三年隨丞相
亮南征歸至漢陽降人李鴻來詣亮見鴻時蔣琬與詩
在坐鴻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

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言諸葛
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
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
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
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蔣
琬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于家

張翼字伯恭武陽人高祖司空晧曾祖廣陵太守綱皆
有名迹先主定益州翼為書佐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

建興九年為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歡心耆率劉冑背叛作亂翼舉兵討冑冑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為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冑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冑功賜爵關内矦延熙

元年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毁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見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兾州刺史六年

與維咸在劍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

楊戲字文然武陽人少與巴西程祁巴郡楊汰蜀郡張表並知名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辟為屬主簿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降都督領建寧太守有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

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漢中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寛内忌竟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簡惰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癈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

長兒也有識者以此貴戲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

贊

王謀字元泰漢嘉人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

先主定益州以為別駕及為漢中王謀為缺府賜爵關

内侯遷太常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

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

其見重如此

衛繼字子業嚴道人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縣長張

君無子乞繼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而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巳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會法禁以異姓為後故為復衛氏累官奉車都尉大尚書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晉

李宓字令伯武陽人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更行宓養于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五經多所通涉機警辯捷辭義響起事祖母以孝聞宓在蜀漢時本州辟

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
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民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泛談
謂寧為人弟㝎曰願為人兄問何故曰養親之日長吳
王稱善蜀平後鄧艾請為主簿致書欲與相見不往武
帝立徵為太子洗馬詔書屢下郡縣逼遣㝎上表陳情
乞養祖母武帝覽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
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内温縣令
教化嚴明初中山諸王每過温縣必責求供給吏民患

之及㝡至中山上餞諸王引漢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辟所未聞命自後諸王不敢有煩而貴勢憚其公直㝡去官為州大中正㝡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旨左遷漢中太守帝命朝官餞之酒酣賦詩以詞涉譏諷為有司所奏罷官諸王多以為寃子賜

李賜字宗碩㝡之長子少善屬文嘗作玄鳥賦詞義甚

美辟州别駕舉秀才未行而卒弟興字雋石亦富文才刺史羅尚辟為别駕及尚為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宏求救兵宏許之宏聞興有文學因至諸葛孔明隆中覩其故宅立碣表閭命興為文又立碣於羊叔子峴山皆興之筆

楊邠字岐之武陽人少好學志古澡厲名行累官汶山太守值夷復讐徙廣漢永嘉初進衡陽内史遇流民叛亂攻没長沙湘東邠輒救助賊衆轉盛遂破郡城獲邠

欲以為主邪不許賊晝夜執守邪候其少怠夜急走收其餘衆軍重欲投湘州刺史荀朓共圖進取會朓降賊邪孤軍固城賊攻圍之埶死不移遂卒城中事聞贈淮南內史

楊稷武陽人泰始初為交趾太守平九真鬱林日南四郡斬吳交州刺史劉俊大將軍修則武帝方授交州會孫皓遣大將軍薛珝陶璜十萬人來攻被圍凡八月救援不至遂為珝璜所獲嘔血而死追贈交州刺史

侯馥字世明江陽人察孝廉寧州刺史王遜表馥爲江陽太守李雄征東大將軍李恭已在江陽舉衆來攻馥衆寡不敵爲恭所獲送雄雄必欲屈之使馥同郡人張迎喻曉馥怒罵迎曰吾等國亡不能存大難不能死低眉海内何面目相見也且王寧州以吾有桑梓之恥故遣吾討義受命之日實忘寢食但牽揣不及爲他所先當滅身以謝不及冀上不負日月下不愧王侯吾豈苟生如卿兒女之人乎迎還白雄雄義而赦之

貴立字建熙南安人學義冲邃玄静沈默察孝廉王國中尉王年少好輕行游觀立常正色匡諫出為成都令以性公亮入為州大中正歷益梁寧三州都督兼尚書封闗内侯

南北朝

任果字静鸞南安人也世為方隅豪族仕于江左祖安東伯父褒各為蜀中郡守刺史果性勇决志在立功西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周太祖宇文泰嘉其遠至待

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之策即授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南安縣公邑一千户及尉遲迥以益州未下復令果乘傳歸南安率鄉兵二千人從迥征蜀尋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紀遣趙拔扈等率衆三萬來援成都果從大軍擊破之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在任未久果請入朝太祖許之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節乃進爵安樂郡公賜以鐵券聽世相傳襲並賜路車駟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後爲刺客所害年五十六

唐

先汪合江人七歲日誦萬言貞元中舉神童為本縣令尋退居安樂山以九經教授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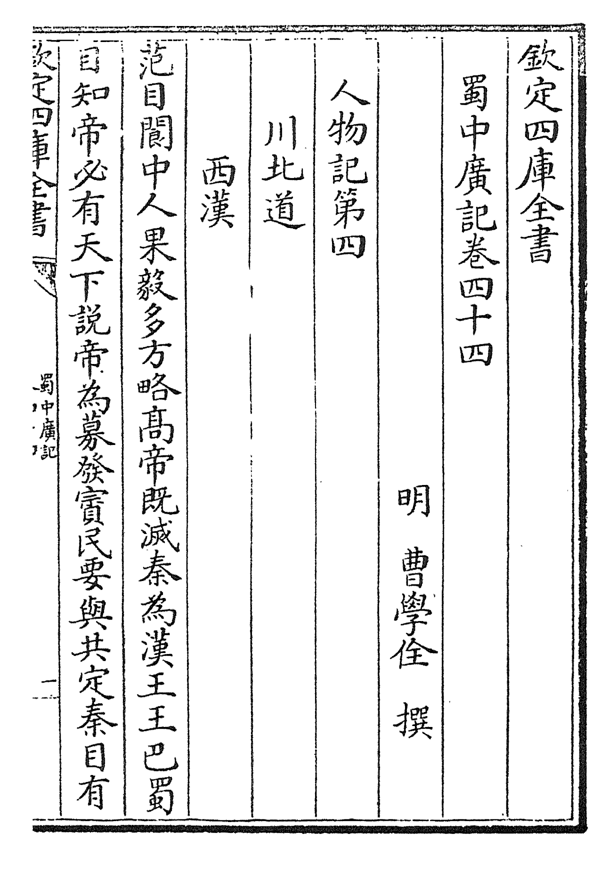
梁震卭州人僖宗時登進士第見天下亂乃不授官還蜀過荆州為節度使高季昌所留欲奏為判官耻之去則又恐及禍遂稱唐進士以終身季昌賔其謀稱曰先輩是時唐莊宗滅梁威震天下季昌懼欲自入朝問于震震曰沙陀虎狼之國也其志欲削平海內久矣公乃

自投虎口耶唐主雖英特然非永世之器不乆其國必亂公但保境恤民無失事大之禮彼已驕縱不過十年事當反覆矣季昌不從及至唐羣臣屢勸留之季昌行賂於嬖倖乃得歸見震握手泣曰不聽先生言幾不相見遂繕城積粟為戰守之備季昌死子從誨立以兄事震省刑薄斂境内乂安震曰先王待我以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王能自立吾不復事人矣遂築室土州自稱荆臺處士以壽終

蘇祐刺史蘇味道之後家于眉山自少極力問學頴悟過人嘗至成都遇一道士有異術謂之曰吾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固辭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子果以施予顯名果子序讀書通大義為詩達志教子澹渙洵皆有成

楊義方眉山人舉進士仕蜀長於詩自以其才過唐羅隱云

蜀中廣記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四十四

明 曹學佺 撰

人物記第四

川北道

西漢

范目閬中人果毅多方略高帝既滅秦為漢王王巴蜀目知帝必有天下説帝為募發賨民要與共定秦目有

悉信賨人從之秦地既定封目為長安建章鄉侯帝將討關中賨民皆思歸帝嘉其功而重傷其意遂聽還巴詔目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徙封閬中慈鄉侯目固辭乃封渡沔縣侯故世謂三秦亡范三侯也目於是復民羅朴昝鄂度夕龔七姓不供租賦

紀信西充人高祖王漢中信從定三秦有功拜將軍高祖與楚相持滎陽欲取敖倉粟乃築甬道屬之河軍得無乏項王惡之侵奪甬道漢軍食盡楚軍晝夜攻圍城

將陷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漢王不忍信强取漢王袍服著之王泣羣臣皆泣遂行乘王車黄屋左纛遣人前語曰漢兵食盡王出降楚軍皆呼萬歲開東門出楚軍盡往東城觀漢王漢王得從數十騎自西開門出而逸去楚人焚信死

紀通者張晏以為紀信之子城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信之子城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戰好畤死子通襲封襄平侯太尉周勃誅諸吕欲

入北軍不得入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内勃北軍

洛下閎閬中人武帝時應聘定太初歷常氏巴志曰其

德操仁義文學政幹若洛下閎任文公等皆播名立事

言行表世者也

譙隆閬中人為上林令諫沮武帝廣苑囿仕至侍中子

玄

譙玄字君黄少好學能説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

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立趙飛燕爲皇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太子產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

上下之别此為寇讐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
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
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
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
食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
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
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惲等
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

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首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愿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

述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修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勑所在還玄家錢子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

文齊一名瀕字子奇梓潼人孝平末為益州太守造開稻田民咸賴之公孫述時拒郡不服述拘其妻子以公侯招之不應乃遣使由交趾貢獻河北述平世祖封成

義侯南中咸為立祠

李業字巨游梓潼人少有操介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托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而脇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不

之官遂隱藏山谷絶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固疾不起數年述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以刼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嘆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為

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大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圖畫形象翬建武中察孝廉為遂久令

馮信字季誠郪人郡三察孝廉州舉茂才公府十辟公車再徵不赴公孫述時託目青盲侍婢姦其前佯為不

覽述七以年老不出

東漢

楊仁字文義閬中人習韓詩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宫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寛和任賢抑黜驕戚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帝嘉之賜以縑錢帝崩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宫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聽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俊帝知

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寛恵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同僚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景鸞字漢伯梓潼人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内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

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災異及弭救之術朝廷不省其後州郡辟命一切不受終于布衣

鄭純字長伯郪人為益州西部都尉處地金銀琥珀犀象翠羽所出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清廉毫毛不犯吏漢歌歎表聞三司及京師貴重多薦美之明帝嘉之乃改西部為永昌郡以純為太守在官十年卒列畫頌東觀

王堂字敬伯郪人初舉光禄茂才遷穀城令治有名迹永初中西羌冦巴郡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尅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静舉孝子嚴永隱士黄錯及張璊陳髦吏民生為立祠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閤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

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内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

即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歛瓦棺以葬子稺清行不仕曽孫商益州牧劉焉以為蜀郡太守有治聲

王稚字叔起堂幼子也屢拒孝廉公府十五辟公車徵及授二千石太常終不詣年八十一卒門人録其本行謚曰憲父癸未詔書以安車聘請會巳亡

陳禪字紀山安漢人仕郡功曹舉善黜惡遂為邦内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贓賂

禪當傳考他無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答掠無算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隲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以禪為漢中太守賊素聞其名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外

裔之伎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撣國越流沙踰縣渡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為玄菟候城障尉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強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為車騎將軍閻

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于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有祖風為州别駕從事

馮煥宕渠人安帝時為幽州刺史疾忌奸惡數致其罪建元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使速行刑煥欲自殺子緄疑詔文有異止煥使以事自上煥乃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錢千萬

馮緄字鴻卿少學春秋司馬兵法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鄉里所歸初舉孝廉七遷為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年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以緄為遼東太守曉諭降集虜皆弭散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

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時天下饑饉帑藏虚盡每出征伐常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茍曰無猜盜跖可信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

餘萬人荆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
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為司隷校尉而上書乞骸
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傅婢二
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
令黄儁奏議以為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
攻桂陽武陵緄遂策免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
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帝不納復為廷尉時
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

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緄坐與司隷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輸左校應奉上疏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為廷尉卒于官緄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拜降虜校尉終于家

馮顥字叔宰郪人少師事楊仲植及蜀郡張光超後又事東平虞叔雅初為謁者威儀濟濟為成都令時太守京兆劉宣法令不壹顥奏治之相地開稻田百頃實户口萬八千立文學生徒至八百人遷越巂太守所在著

稱為梁冀所不善冀風州追之隱居作易章句及刺奢說修黄老恬然終日

羊昚字仲魚鄓人父為交州刺史卒官昚迎喪不取官舍一物郡三察孝廉公府辟州别駕皆不應太守尹奉棄刑名行禮樂請為功曹刺史必欲借昚自佐不得已為别駕

王祐字平仲郪人少與雒縣張浮齊名不應州郡之命撰三子五篇及卒東觀郎李勝為作誄比之顏子列畫

學官

楊充字盛國梓潼人少好學求師遂業受古學於扶風馬季長呂叔公南陽朱明叔潁川白仲職精究七經其朋友則潁川荀慈明李元禮京兆羅叔景漢陽孫子夏山陽王叔茂皆海內名士還以教授州里常言圖緯空說去事希略疑非聖不以為教察孝廉為郎卒

寇祺字宰朝梓潼人與邑子侯蔓俱學凉州蔓後為勃海王象所殺祺仗劒至象家值象病象謝曰君子不掩

人無備安有為友報讐而殺病人也祺乃還久之復往

殺象由是察孝廉為灞陵令濟陰相

李姜梓潼文氏女將作大匠廣漢王敬伯夫人也少讀

詩禮敬伯前夫人有子博女紀流二人季姜生康稚芝

女始示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堂祖母性嚴

子孫雖見官二千石猶杖之婦跪受罰於堂下堂歷五

郡祖母隨之官後以年老不願遠鄉里姜亦常侍左右

紀流出適分己侍婢給之博好寫書姜手為作表於是

內門紀化動行推讓博妻犍為楊進及博子遵婦蜀郡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之三異堂七姜勑康稚芝婦事楊進如舅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季姜年八十二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官舍交赴內外冠冕百有餘人當時榮之

三國

程畿字季然閬中人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賨人種類剛猛巴西太守龎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

部曲有讒于璋言羲欲叛璋因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羲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羲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搆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羲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使使告羲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羲答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羲知羲必不為已乃因厚陳謝于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羲江

陽太守昭烈領益州牧辟為從事祭酒後敗績于吳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吳人追及死之

李邈字漢南郪人劉璋時為牛鞞長先主領州牧邈為從事正旦行酒因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効先冠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為不宜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不助之邈曰非不敢也力不

能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弟朝字永南邵字偉南皆有文才時號三龍羣下立先主爲漢中王文永南筆也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字忠初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

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柯太守郡承朱褒叛亂之後忠撫育䘏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叅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武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鄭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至味縣處民

夷之間又越巂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立廟祀

王平字子均宕渠人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叅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併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黄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叅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

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駐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漢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萬向漢中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

今力不足以拒敵勢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閒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叅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閒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

意理使人讀史聽之備知其大義遵理法度言不戲謔端坐徹日無武將之態然性狹自輕以此為損十一年卒子訓嗣

張嶷字伯岐南充人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建興五年丞相亮北征漢中時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刼掠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度其烏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尅期置酒

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渠帥五十餘級赦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痼病而家貧不能延醫是時廣漢太守何祇雖名通厚然嶷宿與疎濶乃自轝詣祇託以治病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拜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蠻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去郡八百餘里時除嶷為越巂太守嶷將所領往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惟比徼最為驍勁不承節制嶷乃

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之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於是種落三千餘户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皆降嶷以功賜爵關内侯蘇祈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禄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郛宇頹壞更築小塢

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花臺登甲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嶷到定花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為蠻夷所信任忿嶷見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户其率狼路欲為姑壻冬

逄報怨遣叔父離將逄衆相度地勢嶷遣親迎齎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逄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為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絶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為旄牛㽕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

如故嶷初見貴禕為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作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髙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後禕果為魏降人郭脩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頼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

生賞罰不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嶷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

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者帥皆率隨嶷朝貢者百餘
人嶷至拜盪寇將軍延熙十七年魏狄道長李簡密書
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到狄
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
陳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
子護雄襲爵南土越巂民夷聞之無不悲泣為嶷立廟四
時水旱輒祀之

黄權字公衡閬中人少為郡史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

別駕張松建議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賔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假權偏將軍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

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吴權諫曰吴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自在江南及吴將軍陸遜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絶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黄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

効順欲追跡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重之問

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嘆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絶權䟽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槃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拒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於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緜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譙周字允南西充國人父𡵓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
及圖緯州郡辟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
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
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
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
貌素朴惟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
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亮卒於敵庭
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

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其畧曰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徙為中散大

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後遷光禄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油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絶易以自

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併吴吴不能併魏明矣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兵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吴未賔事勢不得不受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

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晉室踐阼累下詔所在發遣徵周周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五年周語陳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六年冬卒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

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

周羣字仲直閬中人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

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鐔承字公文郪人歷郡守州右職為少府太常時費姜袁政孟光來敏皆棲遲承以和獨立特進之也常璩讚曰優游容與特進太常

馬勲字盛衡馬齊字承伯皆閬中人楊戲季漢輔臣贊云盛衡承伯言藏言時勲為别駕從事齊為廣漢太守遷尚書皆以才幹自顯其後同邑有姚伷字子緒累官

尚書僕射諸葛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進人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

晉

陳壽字承祚安漢人少好學師事譙周仕蜀漢為觀閣令史宦者黄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被譴黜者屢蜀平以父喪使婢丸藥坐沉滯者多年司空張華愛其才舉為孝廉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

才是時夏侯湛方著魏書見壽所作遂壞其書而罷張華尤重之欲舉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乃諷吏部除壽長廣太守華復薦之于帝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命葬洛陽壽遵其志乃坐不以母歸葬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但當被損折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子元康七年卒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三國志　兄子符字長住亦有文才繼壽著作佐郎上廉令

符弟莅字叔度梁州别駕驃騎將軍齊王辟掾卒洛下　莅從弟階字達之州主簿察孝廉褒中令永昌西部都尉建寧興古太守辭章燦麗馳名當世凡壽所述作二百餘篇符莅階各數十篇

閻纘字續伯安漢人祖圃為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牂柯太守纘博覽墳典父卒繼母不慈纘事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母

後意僻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福令纘棄官歸感駿被誅要其故主簿崔基等共葬之衆懼冡未成各逃散惟纘以家財成墓乃去河間王顒引爲西戎校尉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伏法朝野震竦纘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斥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纘復上疏其言欲使著令東宫加設

兵衛嚴重詔旨以安後嗣擇宮臣如丙吉拒詔書周昌不遣王行者以固儲副并刻賈謐潘岳等二十四人朝廷嘉其忠烈擢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葬纉以車轢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纉又表宜還之故鄉纉慷慨好大節卒于官有五子俱開朗有才力

龔壯字子偉巴西人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皆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仇及李壽戍漢中與僞主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

說壽曰節下若能幷有西土稱藩晉朝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克之壽仍襲僞號無歸晉意壯即辭去其官爵賂遺一無所受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又上書説壽以歸順聖朝允天心應人望永為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内媿秘而不宣乃遣使入胡稱藩于石虎壯力諫之壽俱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李壽以殺李期父叔之仇既雪而又能提全蜀以歸朝廷臣節不益明乎狼子

野心竟莫之從壯乃稱聾又云兩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覃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壯每嘆中夏多經學而巴郡鄙陋兼遭李氏之亂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

譙秀字元彥西充人祖周父熙為周長子生秀秀性清靜不交于世知天下將亂預絶人事從兄弟及諸親戚皆不與相見州郡辟命一切不就氐人李雄盜蜀安車徵秀雄叔父驤驤子壽咸共致聘俱不應常冠鹿皮躬

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温平蜀表薦秀曰竊聞
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
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
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姧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
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絶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
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
之默遼海方之于秀殆無以過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
鎭靜頽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及蕭敬叛

亂避難宕渠山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于家

譙登秀之弟少以公亮義烈聞領陰平太守後以李特亂登父為李雄巴西太守馬脫所殺乃東詣鎮南劉公請兵討之三年不能得兵但表拜登揚烈將軍梓潼內史登乃募巴蜀流士得二千人是時鎮西將軍羅尚住

巴郡登因從尚求益軍討雄尚不許登乃往攻宕渠斬馬脫食其肝復詣尚求軍尚復不許登乃徑至涪城雄自攻登為登所破賊已向困而尚不供登軍食雄知登乏食遣李驤攻登兵窮士饑誓死不退衆亦餓死而無去志永嘉三年為驤生得致於雄言辭不屈雄乃殺之

六朝

龔頴遂寧人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頴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

後設宴延頡不獲已而至樂奏頡流涕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則頡姑跣出力救之得免縱既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頡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至于蜀平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叅軍别駕從事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上表薦之于朝竟不被命子原平

龔原平字長恭有至行養親必以已力傭賃主人設食

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餚味已有惟餐鹽飯家或無食亦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糴買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身未嘗睡卧父亡慟絶數日方蘇塋壙不以假人儉而當禮埜畢詣傭主執役與諸奴分務讓逸就勞既搆父冢遂善其事每至吉歳求者盈門原平所起必自貧始取其賤直及母終毀瘠彌甚父母墓前有田數十畝每至農月原平不欲耕者裸袒以慢其墓乃罄家資貴買此田東帶垂泣躬自

耕壟每賣物裁求平價人輒加價與之彼此相讓必賤直然後乃取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平乃作小橋於溝上鄉里慚媿無復來取

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餅一枚如此五日人問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曰吾家見異先朝不能報恩故私心感痛耳

李膺字公輔梓潼人梁益州刺史劉季連反刺史鄧元起討之糧食乏會蜀民投附者三萬餘人元起欲檢籍

以科其貲雋諫曰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
觀德若糾以刻薄衆心必離雋請出圖之乃出率富民
上軍資得米三萬斛雋後為蕭淵藻主簿使至都梁武
帝恱之謂曰今李雋何如昔李雋對曰彼事桓靈之主
今逢堯舜之君上嘉其對擢益州别駕仕至太僕卿
侯瑱南充人梁時累平蜀賊後以誅侯景有功遷南豫
州刺史累功都督五州封零陵郡公

唐

陳子昻字伯玉射洪人父元敬世擁髙貲歲饑出粟萬石以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昻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决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高宗崩將遷梓宫長安是時關中無歲子昻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朝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羈利策横制宇宙耳而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蕃西老千

里羸糧比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閭耳頃遭荒饉百姓薦饑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捻羸耗之餘幾能保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横阡陌無主至于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南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凋瘵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鏟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甿遺噍再罹艱

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為盜賊揭梃大呼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裔夷而鄙中國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陽而寢廟山陵並在西土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邙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廥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陜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何以遏之武后竒其才召見金華殿

子昂貌柔野少威儀不稱具文學而占對慷慨乃擢靈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太后興明堂太學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民瘼宜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強禦知足以照奸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而天下愈澈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

臣願陛下更選有威望風概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切勑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務登拔賢良宣上德意令若家見而户曉者若不得其人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于化是烹小鮮而務撓之也

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茍非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壁耳百姓安得而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則十萬户被其福得不才刺史則十萬户受其困縣令之於民其禍福

亦然今吏部調縣令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故庸人皆任
縣令為害滋甚三言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
養五六年矣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戎調發一切罷
之又數年則天欲開蜀山由雅州剪生羌因以襲吐蕃
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后召見詢之因使論為政之要
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
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遷右衛胄曹叅軍以母喪去
官服終擢右拾遺子昂多病不樂居職聖歷初以父年

老自表解官侍養父喪廬塚每哀慟聞者爲之涕泣縣令段簡貪暴聞子昂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遂死獄中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于友誼唐興文章天下祖尚徐庾餘風子昂始獨變正作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見之曰是必爲海內文宗子昂所論著當時皆以爲法子光亦以文名官終商州刺史光子易甫簡甫皆侍御史

趙蕤鹽亭人好學不仕著書屬文隱于梓州長平山博

考六經諸家異同之旨玄宗屢徵不就李白甞就學焉

鮮于仲通字向之新政人與弟叔明皆博學輕財務施仲通舉天寳進士為京兆尹歷劒南節度使以忤楊國忠坐貶

李叔明字晉之仲通之弟本姓嚴氏與兄少孤養於鮮于家因冒姓鮮于大歷末叔明為東川節度使或言于上詔叔明還姓嚴叔明醜之表求賜國姓從之叔明初起擢明經乾元中為司勲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回紇

回紇遇瑪甚薄叔明讓之曰大國通好使賢王持節可汗壻之壻也恃功而倨可乎可汗為之加禮復命拜洛陽令招來遺民號能吏擢京兆尹繼其兄仲通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明瞻允思久之除太子右庶子會崔旰擾成都以叔明為邛州刺史旰入朝即拜叔明東川節度使徙治梓州建中初吐蕃襲火井掠龍州陷扶文遂三州叔明分五將邀擊走之以功加檢校户部尚書遷右僕射德宗興元之幸叔明出家貲

以助軍悉衣幣獻宮掖加太子太傅封蔚國公初東川衆兵盜鄉邑彫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撫循有力華吏遂安後朝京師以病足賜錦輿令宦者肩輿以見拜尚書左僕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卒貞元三年謚曰襄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寡慾者也今迷其内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隳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儲俱爲耗斁臣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留道

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為民德宗善之以為不止本道可為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議雖上竟未行子昇以少卿從德宗幸梁州叔明嚴勑以死報國故昇有功擢禁軍將軍貞元初遷太子詹事

嚴震字遐聞鹽亭人至德乾元中數出貲助邊得為州長史西川節度使嚴武知其才署押衙遷恒王府司馬委以軍府重務東川節度使李叔明表為渝州刺史又表為鳳州刺史母喪解起興鳳兩州團練使好興利除

害建中中劒南黜陟使韋禃狀震治行為第一乃賜上上考封鄖國公號稱清嚴遠邇咨美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反遣腹心穆廷光等遺帛書誘之震即斬以聞是時李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避山南震聞馳表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五千扞衛用誠至盩厔有反計帝憂之會震續遣牙將馬勳至帝告以故勳曰臣請歸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斬其首以復命帝悅使計日往勳還得符請壯士五人與偕出駱谷用誠以勳

至未知其謀也以數百騎迎勳館之左右嚴侍勳未發陰令焚草館外士寒爭附火勳從容出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懼將走壯士自後擒之用誠子砍勳傷首左右扞刀得免遂仆用誠而格殺其子勳即入其軍見士皆擐甲乃昌言曰若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也大夫取用誠耳若等無與乃服不敢動即縛用誠送于震杖殺之而拔其副以統師始勳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頗憂比至大喜翌日發奉天既入駱谷懐

光以騎追襲賴此兵斷後獲免尋加檢校户部尚書馮翊郡王實封二百户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為地貧無所仰給請進幸成都震曰山南密邇畿輔李晟銳于收復方藉六師為聲援今引而西則諸將顧望責功無期帝未決會晟表亦至請駐蹕梁洋議遂定然梁漢間刀耕火種民採稆為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才比東方數縣安史後山賊剽略户口流散震隨宜勸課鳩斂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億具焉車駕將還加檢校尚書左僕

射詔改梁州為興元府即用震為尹加實封二百戸久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于京師年七十六加贈太保謚忠穆

章全益涪城人少孤鞠於兄全啓母病全啓割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又斷手一指以報兄之割股終身不娶妻不蓄僮僕獨居一室賣藥於成都貧者不取其一文人但呼為章孝子或云全益能作黄金年九十六無疾怡然而逝

李湛鹽亭人其先本饒陽曾祖為射洪丞因家永泰父義府流嶲州死上元初赦還張柬之與李多祚謀誅二張以湛為羽林將軍總禁兵斬關入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宗恐漏泄大謀不敢豫奏頓首歸死后病卧顧湛曰我於爾父子不薄亦為是耶遂誅二張遷湛大將軍封趙國公

宋

陳省華字善則閬中人孟昶時為西水尉入宋累遷樓

傾令端拱三年太宗親試進士長子堯叟登甲科首占謝辭氣明辨太宗問誰子王沔以省華對即召省華為太子中允累官右諫議大夫乞骸骨不許手詔存問親檢樂方賜之卒贈太子少師子堯叟堯佐堯咨

陳堯叟字唐夫解褐光禄寺丞直史館父子同日賜緋累官兵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大中祥符初東封加尚書左丞詔撰朝覲壇碑進工部尚書獻封禪聖製頌帝作歌答之祀汾陰進戶部尚書時詔王欽若為朝覲壇頌

表讓堯叟加特進賜功臣又以善草隸詔書途中御製歌詩刻石五年以本官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從幸太清宮加開府儀同三司以有足疾屢請告表求避位優拜右僕射知河陽卒贈侍中謚文忠母馮氏性嚴家本富祿賜且厚不許諸子華侈堯叟尤以孝謹稱

陳堯佐字希元以進士歷開封府推官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會鱷魚尾食州人堯佐命二吏拏小舟操網往捕一市皆笑及舉網鱷即弭耳受捕堯佐因作文烹

之于市一市皆驚召還直史館歴官吏部侍郎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圖前守盡毁古碑爲礴甓堯佐奏曰唐賢墓石今七十六七矣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千載乃一旦欲同於瓦礫誠可惜也其未毁者願勑州縣完護之於是乃存一二後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司空兼侍中謚文惠堯佐少好學父授堯叟經堯佐竊聽輒先成誦雖已貴猶讀書不輟善古隷八分尤工於詩性儉約戒殺生物嘗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爲夭官一品不爲

賤使相納禄不為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之域矣
陳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歷官翰林學士武信軍節
度使知天雄軍卒贈太尉謚康叔堯咨以意氣自任工
書善射然豪侈不循法度用刑慘急而兄弟子孫同時
貴顯稱為盛族
蘇易簡字太簡銅山人父協孟蜀進士入宋累官光禄
寺丞易簡少聰敏好學風度竒秀弱冠舉進士太宗臨
軒覆試易簡所試三千餘言立就上特稱賞擢冠甲科

歷知制誥翰林學士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獻上賜詩嘉之又以輕綃大書玉堂之署賜易簡榜於庭會韓伾畢士安李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俄掌吏部選給事中叅知政事以禮部侍郎出知陳州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母薛氏上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薛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也易簡雅善筆札妙于談笑旁通釋典所著作頗多詳本記

成象渠州人以詩書教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及父母死廬墓側未嘗食肉衣帛有燕百餘集於廬中禾生墓側而發九穗太宗詔賜束帛醪酒其後割股食親者東關有馮伯瑜負土成墳而廬其側者梓州有何保之永泰有王輿蓬州有狄承嗣岳池有周八行通泉有黄嘉猷中江有茍允中又有楊榆則事嫡母而孝行純至廣安有陳君節生數歲母為元兵俘去君節稍長萬里尋訪三年而得之此皆有至性者也

王省𠀌成人太宗時廷對稱旨辭爵不受賜號清虚山人其後果州有王充避地黔南與黄庭堅友善庭堅稱其資度温粹誠心不疑循禮不競遂州有張先自南渡後每讀徐孺子傳而嘆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如孺子斯可矣遂終身不入城市

汝顔安岳人舉進士調鳳州幕請致仕仁宗喜其高尚特授太子舍人其後遂州有鄭修和七歲日誦萬言登元祐進士知梁州軍禄有餘悉代小民輸税未及引年

即謁歸結茅以居扁曰飯牛菴隣水有彭戢元祐進士
奉祠載雙鶴以歸普成有陳槩乾道進士與兄栗皆隱
居不仕名重一時安岳有杜孟少遊太學時童貫蔡京
用事即引歸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
鮮于侁字子駿閬中人舉進士唐介稱其賢文章論薦
侁乃盛言李景陽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神宗詔近臣
舉所知范鎮以侁對擢利州轉運判官初王安石有重
名侁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天下至是上書論時政可

為憂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也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各以事聞上是侁議升侁副使仍提舉常平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詰其故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故事二稅當輸絹帛侁奏聽民以畸零納直其後有李元輔者變法多取父老流涕曰柰何改我老運使之法乎蘇軾自湖州赴獄親

朋皆不敢通問獨侁往見或勸侁宜焚與軾往來書札不然且連坐侁曰欺君賣友吾不忍為若以忠義獲譴願也哲宗立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耳安得如侁者百輩分布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母召為太常少卿未幾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卒侁刻意經術注詩斷易孫復嘗與侁論春秋以為學者皆不能及作詩平淡淵粹尤長於楚詞

姚煥普州人登進士監益州文子務發奸隱萬緡主者與吏皆當死煥曰戕人以干澤非吾志也義不蔽奸而已請於使者願勿聞於朝第令陰償其數吾寧不受伐奸之賞可也使者曰不隱奸公也不盡法仁也不徼賞義也可謂君子矣欣然從之徙知涪州州有賓化夷多犯境煥施恩信撫納其酋於是相率羅拜庭下訖煥去郡無所犯煥終光禄寺卿卒

馮山安岳人熙寧末為秘書丞通判梓州鄧綰薦為臺

官以不諳新法辭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至禮部郎中子潮

馮澥以進士歷官資政殿學士為文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郡人張庭堅以言事斥象州死澥力賑其妻子及入諫省為白其寃

馮如晦安岳人登進士第時范純仁帥慶有訟純仁不法者詔置獄寧州命如晦往訊如晦力辨其誣富弼韓縝皆有詩以美之

文同字與可永泰人方口秀眉以學名世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隷行草飛白文彦博守成都奇之致書於同曰與可襟韻灑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同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持縑素來請者足相躡于門同舉進士元豐初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邱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與同同館職最厚一日過同於京南逆旅都無所言但將别乃辟左右謂公度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

引之則至眉間公度大驚及至京師人言同死於陳州益即相見之日也同有丹淵集四十卷行于世

張天珏岳池人舉元豐進士累官諫議大夫莅官盡職志節甚偉立朝敢言不避權貴

景泰安岳人舉進士歷知寧原二州以奇兵敗元昊於彭陽取鎮戎軍賊不敢犯子思忠為左藏使亦累立戰功

馬從政南部人初未有子買一妾詢知其父卒于官毋

以貧故鬻女歸鄉從政乃還其女幷以直贈之後夢一翁謝曰我妾父也聞之上帝矣當令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後生子以涓名登元祐六年狀元上疏忤蔡京罷歸雍孝聞新井人元符末獻策詆紹聖用事者時相誣以謗毀先烈亟加流竄終身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人登進士高第歷樞密院編修文字坐拚柬送鄒浩免後召對擢右正言庭堅在職踰月數上封事大要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夫前後異

宜法亦隨變而欲纖悉必復則將敝于一偏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而可謂之孝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人心所歸陳瓘執義論諍以去小人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必有營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售謂復先烈非其徒不可將假名繼述而實自肆矣庭堅每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又薦蘇軾兄弟頗忤旨出為京東轉運判官任伯雨言庭堅立身有本末不應罷言職不聽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

欲引附己令人諭意庭堅不肯往京大恨遂因事擠之
徙象州卒後贈徽猷閣學士謚節愍官其一子
蒲卣字君錫閬中人母任氏知書通經號任五經卣舉
進士歷通判文州有議欲開文州經路達陜西卣言洮
岷積石至文甚邇自文出江油此鄧艾取蜀故道也昔
時鬼章欲從此窺蜀為其阻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
為之通道乎議者乃塞累官中大夫
安堯臣廣安人宣和初上書言宦官權臣倡議北伐臣

恐唇亡齒寒也徽宗嘉之補承務郎後又上書論女真不可結燕雲不可取書極抗直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轓遂寧人為太學生負氣節建炎中苗傅劉正彦作亂張浚外倡諸將致討念二兇居中欲得辯士間之毋令有投鼠之忌時轓客浚所慷慨請行浚遣之杭說苗劉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今二公一旦為國家除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鼎盛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於襁褓之子且名為傳位

其實廢立二公本心為國奈何以此負謗天下傳按劒大怒輸詞氣不屈正彦乃為善詞遣輸還約浚來杭輸再為傳書往返訟言二兇之罪傳黨告輸二公大怒謂輸君尚敢來耶輸曰畏則不來來則不畏輸竟以計得免及勤王之兵大至輸乃説宰相朱勝非以今日當以淵聖為主睿聖復為大元帥少主為皇太姪太后垂簾勝非令與苗劉議皆許諾高宗遂得反正詔補輸奉議郎守兵部員外郎更名康國歷右司員外郎直顯謨閣知夔

州丁内艱復起提舉川陜茶馬卒于官

姚邦基岳池人舉進士知尉氏縣會劉豫僭竊邦基遂棄官去聚徒教授隱于山林及豫敗紹興中徵補京秩

張行成字文饒劒門鄉人與兄少成俱登紹興進士而行成得易數之詳著有通變經世翼玄通靈等書傳于世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累遷戶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會利西安撫使吳挺病輔以吳氏世帥武

興恐久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鎮方面仍移書四川制置使卯崇言統制官李𥙿乃吴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崇是其言及捉卒崇乃檄輔權帥事輔不敢輕往乃索印即益昌領事久之以敷文閣待制權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時加吴曦宣撫副使假以節制財利之權輔知曦有異志因托言他事遣人以楷書告于朝上意輔必能誅曦密詔授輔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及曦反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内郡無兵

遷延不敢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委印於通判而去

曦既誅詔進輔為宣撫使輔乃上言臣以衰病軟弱而

居元功之上恐牽制敗事乞以事任付丙乃復以為制

置使兼知成都久之除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建

康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謚莊惠

安丙字子文安廣人淳熙進士開熙初程松為四川宣

撫使吳曦副之是時丙通判隆慶陳十可憂於松言曦

必誤國松不省既而曦欲結丙奏為隨軍轉運使居河

池金奪和尚原守將棄甲而走曦皆不問而遣客密獻四川求封於是金詔至封曦蜀王曦密受之以書諷程松遁去曦遂稱王建號置官屬加丙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以事起倉卒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誅曦事見巨源傳初朝廷聞變莫知所為乃召宇文紹節議之紹節言安丙必不附逆討賊者此人也於是密降帛書與丙帛書未至而露布已聞乃加丙端明殿學士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

宣撫副使歷進觀文殿學士湖廣安撫使俄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丙三辭還蜀會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直擣梁洋至大安宋師所至輒潰乃以聶子述代居誼未幾紅巾賊張福莫簡叛入利州所過無不殘滅四川大震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於是詔起丙為四川宣撫使尋授保寧軍節度使兼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丙乃至遂寧賊猶負固於果州之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絶其樵

汲之路以困之未幾張威李貴俘獲張福等十七人以獻後數日盡俘其黨千餘人皆殺之詔賜丙保寧節度使印加丙之子癸仲三秩文華閣學士明年進丙少保居無何卒贈少師賜沔州祠額曰英慧謚忠定

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李昌圖總蜀賦奇其才曰吾董餉七年惟得一士遂薦于朝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時趙汝愚為副使一見即敬之紹熙初赴召至闕下適汝愚在樞密欲親出經畧西事仲鴻曰

宥密之地幹旋爲易獨不聞吕中公經畧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宫仲鴻貽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有伊周霍光之語汝愚大駭立焚之不荅又貽書曰大臣事君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昌不去汝愚又不答孝宗崩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廷以請親臨耳及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禫日不决禍必至矣汝愚又不答後三日嘉王即位於重華宫拜汝愚右丞相奏遣仲鴻覈實淮

東西總賦改監登聞鼓院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四出不由中書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今講官朱熹之去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講官諫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慶元初汝愚罷相力匄外除知洋州再擢利州路提點刑獄尋予祠歸卒劉光祖表其隧道曰嗚呼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中賜謚曰忠子似

游似字景仁嘉定十四年進士累遷禮部尚書兼修國史入侍帷幄帝問唐太宗治效何速如是似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轉乾坤一日歸仁朞月而可王道昌嘗不速乃撫唐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起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願陛下益加聖心治效必速淳祐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一章乞歸田里不許十年進國公轉兩官致仕卒贈少保

姚希得字逢原潼川人舉嘉定進士歷通判福州徒步

就任人不知為通判也屢遷太府寺丞沂靖王府教授時帝斥逐權奸收召名德舉朝相慶希得以為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内察脉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樂聞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常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無後世人主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猶未調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痛斷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蹊曲徑

之疑大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封囊之所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又言内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之有意建儲也然歳月逾邁未見施行邸第之盛人皆知陛下之篤于親愛也然依憑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女冠者流衆共指目近璫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國有善類猶人之元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消消

極則國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奸日
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
也禍根猶伏而未決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
不用史嵩之度宗即位授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力
請致仕授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禄大夫封潼川郡公卒
贈少保希得忠亮平實清儉自持好引善類不要虛譽
知廣西時官署以錦爲幨幕希得曰我起家書生安用
此以繒易之蜀之親族相依者數十家廪餼婚喪唱力

以給晚年計口授田有差所著有續言行録橋州文集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著作郎直舍人院上言願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已以恭儉進徳以剛毅發強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御疾莊士毋以靡曼伐天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使君心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分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疲民移所損之浮費以犒邊戍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奸凶雖以是建久安長

治之策可也累進寶章閣學士知温州奏蠲各邑租稅二十餘萬市藥以濟病者帝喜賜衣馬未幾卒所著有鶴林等書弟昌裔

吳昌裔字季永早孤與兄泳痛自植立得程頤張載朱熹書輒研繹不倦嘉定七年舉進士聞漢陽守黄幹得熹之學往從之調閬中尉改眉州教授與弟子講說諸經祠周程張朱揭白鹿洞學規倣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習丕變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凡上躬缺失宫庭

嬖私廟堂除授將帥方命女寵私謁舊黨之用邊疆之禍無不盡言嘗言朝廷之上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右族王宫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羣工閒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霄祈禱大禮賜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修車備馬之事乃闕畧不講且援靖康之弊痛哭言之出爲大理少卿屢疏引去乃以權工部侍郎宣撫四川中道病帝憫之改嘉興力辭又改贛州又改婺州婺

民日夜望其至乃不忍終辭既至減騶從供帳召邑令周行阡陌䆒租八萬餘錢二十餘萬緡加集英殿學士卒謚忠肅昌裔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閑習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疏本末名儲鑑又輯周漢至宋蜀道得失名蜀鑑初昌裔與徐清叟杜範三人一日同入臺皆天下正士人稱為至和三諫作詩以侈之云

蒲叔獻南部人為成都漕民歌之曰運使姓蒲民力可蘇召為宗正卿以韓侂胄用事請去時論壯之

蹇夔通泉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通判金州端平三年北兵攻蜀夔堅守戰不能敵被擒不屈而死子永叔復力戰城破舉家死馬弟維之紹定五年進士利州都統辟行叅軍事亦迎敵力戰而死特官其子

賈子坤字伯厚潼川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為西和推官攝通判闕外被兵子坤與郡守陳寅誓死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子純孝以咸淳七年進士為揚州教授文天祥辟佐其幕歷朝散郎厓山師敗純

孝抱二女偕妻牟氏同蹈海死

張山翁字君壽普州人登景定進士爲荆湖宣慰司幹官鄂守張晏然議降元山翁以書責之晏然既降山翁被執元人諭之曰若降不失作顯官山翁不屈元人義之貸不殺後居黄鵠山聚徒教授而終所著有南紀緇林蔵雲山相鋤等集

宇文百之新井人數世不異居庭前六燕同巢紫荆異本合幹是時中江有牟敏中三世同居通泉黄氏兄弟

九人同居終身友愛皆表其閭

賈氏中江人淳熙進士楊榆之嫡母夫死不嫁事舅姑以孝聞舅姑皆年九十餘無疾而終賈氏追悼喪葬盡禮有芝草生於墓側榆事賈亦極其孝敬賈年八十康健不衰詔旌其門

元

范均保儀隴人至正中母疾革均保刲股和藥以進母疾遂愈詔立孝感坊以表之

許維楨遂寧人為淮安判官屬縣鹽城有二虎為患維楨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内旱蝗維楨禱而雨蝗亦息嵗無雪民因多疾維楨復禱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詔褒獎焉

陳君節廣安人當元之末君節生數嵗而兵起母為俘去幾三十年君節寢食不安乃挾家貲北往物色經三載得母奉歸孝養不怠

韓氏閬中人年十七遭明玉珍之亂慮為所掠乃僞為

男子服飾混處民間既而被料為兵居於行伍者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王珍掠雲南道遇其叔父遂贖歸成都以適尹氏稱為韓貞女

蜀中廣記卷四十四